

18.



这不是偶然的事

天津人民出版社

这不是偶然的事

本社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編選的五篇真實的故事，揭露了反動地主富農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各種陰謀破壞，描述了人民對他們的深切痛恨，和勇敢、機智地配合公安機關——加以肅清的曲折過程。這些故事具體生動地告訴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必須對敵人保持高度警惕性，堅決克服任何麻痹鬆懈的情緒，徹底肅清一切暗藏的和公開的反革命分子，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本書的文章都分別在各報刊上發表過，編入本書時我們作了一些修改。

這不是偶然的事

✱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書号[總0212]甲94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7/8 字數17,000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0

定價0.10元

目 錄

反動富農于洛九是怎样破坏農業生產

合作社的……………毛鳳恩 趙炳昕 (1)

挖掉了兩塊濃瘡……………沈廣林 朱其華 (6)

这不是偶然的事……………隋振宇 (10)

把農業社裏的“鑽心虫”消滅掉……………文 星 (17)

一件驚心動魄的事情……………陈靖北 徐崗正 (21)

反動富農于洛九

是怎样破坏農業生產合作社的

河北省定縣四合莊火光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去年擴建起來擁有一百七十七戶的大社，是全縣最好的重點社之一。但因受到鑽進黨內和社內來的反動富農分子于洛九的破坏，社內幹部之間、社員之間、貧、中農之間的關係日益惡化，貧苦農民入社後越來越貧困，農業社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也在日漸削弱。

于洛九怎样鑽進黨內

四合莊村的勞動農民提起于洛九進行陰謀破坏所采取的毒辣手段的時候，都有說不尽的憤恨。正如老農民于洛信說的：“十村八鄉的人誰不知道笑面狼于洛九啊！”

早在“七七”事變的時候，于洛九經營着二百四十多畝土地，雇有長工和短工。共產黨來了，他一面偽裝“歡迎共產黨”，一面却暗地幹着反革命的勾當。一九三八年，這村的共產黨員為了貫徹執行政府的合理負擔政策，支持抗日戰爭，于洛芬等組織了貧、雇農并有中農參加的農會；于洛九就糾合反動地主、富農以及反革命分子十六人組織一個假農會進行對抗，破坏合理負擔政策。後經黨組織領導群眾進行鬥爭，解散其反動組織，于洛九覺得硬碰不行，就轉而采取了卑鄙無恥的兩面手法，偽裝“進步”和“開明”，先後自動拿出七口袋紅高粱“賑濟貧民”，欺騙和蒙蔽了部分落後群眾和階級觀點模糊的黨員幹部。他看出貧農出身

的党支部委員于洛昌階級觀點模糊，喜欢人家奉承，他就常去于洛昌家串門，于洛昌家缺米了他就背點米來，沒柴燒了他就扛點柴來；有時進城和趕集給于洛昌捎回東西也不要錢，日子一長，于洛昌就墜入了反動富農于洛九的圈套，經于洛昌介紹，于洛九終於在一九四零年鑽進了黨內，并且先後窃取了村長、党支部副書記等重要職務。

玩弄兩面派的手法

暗藏的敵人是慣于使用兩面派手法的。一九五二年春，黨号召黨員要以身作則帶動廣大農民走“組織起來”的道路，于洛九却“帶頭”組織起一個有五戶富農參加的互助組。在春耕播種後，他听到了評比模範互助組的消息，就故意拿出三十元錢分給組內其他戶作為土地投資；然後就到处吹噓自己的“互助友愛”精神，以此來蒙蔽群眾，欺騙領導。果然就在这年評比中，于洛九領導的互助組被評為“模範組”，他本人也被評為“模範幹部”。在同年冬天，他看到党支部書記于洛貴、支委于洛策、黨員雷平等醞釀建社，他當面表示積極擁護，背地裏却指使反動地主、富農分子進行造謠破壞。說什麼“入社吃大鍋飯”等等。當時全村多數貧農、中農表示堅決入社，尤其是黨員幹部辦社信心都很足，于洛九眼看自己的陰謀即將破產，便採取了“趁機趕上去”的辦法，很快組織起一個有十四戶富農一戶貧農的農業合作社。從此，他偽裝得更巧妙，對工作表示更“積極”了。一九五三年政府号召多種棉花和推廣棉花間苗整枝等技術，于洛九為了顯示“成績”和進一步騙取區領導上的信任，事事“帶頭”響應，還特意在縣、區來往人多的大道兩旁，種了四十多畝豐產棉花，專在這塊地裏加工加肥。結果，就在这年夏天，區領導上組織了全區農業合作

社社長、勞動模範、生產能手參觀了这个富農社的“豐產棉花”。从此，于洛九在縣、區領導上的眼睛裏成了“積極”、“進步”、“有能力”的“好幹部”。秋天，于洛九以假報棉花產量的卑鄙伎倆騙取了“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進而竊取了黨支部副書記的重要職務。从此，于洛九的“模範事迹”就在定縣的許多村莊傳開了。

篡奪農業合作社的領導權

一九五三年冬天，四合莊的黨員于洛貴、于洛策等領導的四個小社開始醞釀合併兩個中社。這時，于洛九認為糾集地主、富農篡奪領導權的時機已到，于是一面在他原來小社的基礎上積極吸收地主、富農入社，作為他的骨幹，一面積極活動全村合併一個大社。為了篡奪大社領導權，他在群眾中散布“大老粗領導不了大社”的論調，並且在區領導面前賣弄自己辦社有經驗，說于洛貴、于洛策等貧農出身的共產黨員“思想落後”、“大老粗，沒能力”，惡毒地打擊忠實于黨的黨員于導先、于洛貴等人的威信。階級觀點模糊、有官僚主義作風的區委書記周清芳，不僅不批准于洛貴成立中社，并錯誤地指示這個村“只許成立大社，不准合併中社。”為了執行黨的互助合作政策和階級政策，于洛貴、于洛策等人曾找到當時在這村幫助建社的縣委副書記杜志才和區委書記周清芳，但是杜、周已被反動富農于洛九的阿諛奉承“熱情招待”和工作“積極”等卑鄙的兩面手法所蒙蔽，竟毫無階級立場地說：“階級政策在別的村可以貫徹執行，在你們村就得另說。”大社就這樣在個別縣區領導人員的一手包辦下成立起來了。

醞釀選舉社長的時候，多數黨員都一致反对于洛九當社長。于洛九就暗中動員所有地主、富農社員積極參加投票選自己。選舉結果，于洛九的選票仍少于支部書記于洛貴、支委于洛策。最

後建社工作組違反社章和社員的民主權利，竟以“縣委批准”的名義硬讓于洛九當了社長。

一貫同人民為敵的反動富農于洛九篡奪了社長的職權以後，為了有組織、有計劃地把社徹底搞垮，從社務委員到正副股長、會計、正副生產隊長、直到各隊的記工員等，都安排上了地主、富農分子。全社十個會計有七個是地主、富農。于洛九還擅自決定他和反動地主于啓祥、于潤祥三人為脫離生產的幹部。這就使社裏的大權完全控制在地主、富農手裏了。從此，占全社總農戶三分之二以上的貧農、中農社員又處於在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的地位。因此，社裏的貧農、中農社員批評我們那些階級觀點模糊的領導人員說：“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是正確的，在俺村工作的縣、區幹部卻把它變了樣。”

惡 毒 的 破 坏

以于洛九為首的反動地主、富農集團掌握了大社領導權以後，覺得陣地已經鞏固，從此便展開了種種破壞活動。

他們憑藉職權，利用一切機會苛待貧農，減少貧農收入。一九五三年并大社的時候，沒有把并社前各小社和個體農民種的秋麥作出分配規定，到麥收的時候，在反動地主、富農分子操縱下，硬性規定按地八勞二比例分紅。社員們分到手的二成麥子，于洛九又以“賣愛國糧”的名義扣住不分，企圖把貧苦社員餓起來。當時引起了部分社員對國家糧食統購政策不滿。他們還用不給貧苦社員派活或少派活的辦法，來減少貧苦社員的收入。貧農王紀先在第四生產隊（多數是地主、富農），不光不給她派活，她十六歲的姑娘在社裏砸了一天土塊才給記二分工。貧農社員梁素國，一九五四年一年只摘了十天棉桃，刨了半畝山藥。

因此，有不少貧農和孤寡戶社員生活日漸貧困起來。

一九五五年春天政府為幫助貧苦農民解決生產困難，發給火光社棉花預定金三千三百六十元，于洛九却不讓發放給貧苦社員。後來經過共產黨員的堅持鬥爭，發下了一小部分，但其中有十三戶不該享受的富農也得到了棉花預定金。

火光社的信用部，由于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裏，也變成地主、富農剝削、打擊貧農的武器了。一九五四年冬和一九五五年春，國家銀行貸款和群眾游資存款共達八千三百多元，其中貸給社員的一千八百元中，僅貸給貧農社員三百多元。以于洛九為首有四戶反動富農不該貸的也貸了。但貧農社員李文才，家裏沒有吃的，曾幾次找到于洛九，他不僅沒有貸給，反而趁機歪曲政策，破壞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關係，說什麼：“銀行怕你們還不起，指示我們不允許貸給你們貧農。”李文才貸不來款，被迫賣掉了大門，他說：“剛過上了翻身後的好日子，入了社又受上富農的氣了。”

反動富農于洛九還採取一切卑鄙無恥的手段，挑撥離間，破壞團結，打擊先進社員和先進隊。原來的第五隊是團結生產最好的隊，曾兩次被評為全社的模範隊。由于生產搞得好，在鞏固和提高社中起着決定性作用。因此這個隊成了于洛九反動集團的眼中釘，他們企圖進行打擊破壞，但總未抓到空隙。一九五四年秋後這一個隊劃分為第九、第十兩個隊的時候，按規定有一輛新鉄輪車應搭配給第九隊使用，可是第十隊也想要，因此兩個隊鬧起意見。于洛九覺着這是挑撥的好機會，就對第十隊的社員說：“九隊自私自利，本位主義太嚴重，只有一輛新鉄輪車，為什麼總得歸他們使呢？不給使！看他們有啥辦法！”他轉過臉來又對第九隊的社員說：“車隨牲口走，牲口配給了九隊，新車也就應該

歸你們，還是你們自己解決去吧！”在他的挑撥下，兩個隊的意見越鬧越大，生產也因此受到了損失。

敵人失敗了

儘管反動富農于洛九的兩面手法施展得十分巧妙，但是他終歸逃不脫人民的眼睛，一九五五年五月的一天，鄉總支書記于導先等集中群眾意見，寫了一份檢舉信向省公安機關檢舉了于洛九的罪行。村裏廣大群眾像土地改革時貧苦農民訴苦一樣，憤怒地向公安機關派來的工作人員檢舉和揭發了于洛九的罪惡事實。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完全証明了于洛九是一個鑽到黨內來一貫幹着反黨反人民的罪惡活動的階級敵人；定縣縣委已把他開除出黨，人民政府也依法把他逮捕起來，並且給了他應得的懲處。

（毛鳳恩、趙炳昕）

挖掉了兩塊濃瘡

建社的時候

一九五五年春天，天津南郊區韓城橋鄉五登房村成立了一個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們熱情很高，對走合作化的道路充滿了信心，他們說：“聯合起來一條心，發展生產抵真金。”

正當農民們紛紛要求入社的時候，有兩個表面上裝得很“積極”、“熱心”的壞傢伙，趁機也混進了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他們是兄弟兩個，名字叫徐汝華和徐汝岐。

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立起來後，社員們情緒飽滿，生產積

極，都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建社後的第一年丰收。可是後來生產不斷發生事故，社內外的團結也搞得很壞，社員們的思想不安，社外的農民也說：“合作社有嘛好的？”

一 場 風 波

一天中午，南郊區韓城橋鄉鄉長李雲山剛吃完午飯，忽然來了兩個年輕的農民，他們是五登房村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任劉貴清和副主任田樹海。

“李鄉長，”兩個人气喘吁吁地，幾乎是同時開口：“為甚麼把最小的柴油機給我們？我們不能要，你一定得把那個最大的給我們！”

李雲山正要解釋，忽然一陣風似地又來了三個農民，他們都是五登房村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務委員，也都是為了柴油機的事情來找李雲山的。

原來，在一九五五年春天，李雲山和聯合社派出的社員徐汝發一起，從北京給民主、團結、聯合三個社買來了三台柴油機。當時根據三個社的交款情況，徐汝發和他說好，聯合社要最小的一台。

李雲山把事情的經過向聯合社的幹部們講了以後，他們才不吵了。不過，這時他們心裏却很納悶。因為徐汝發對社裏又說，是鄉長把那台有毛病的小柴油機分給他們社的。而這次提議要大的，也還是徐汝發。

徐汝發被叫到鄉人民委員會來了。他一進門就點頭哈腰地跟鄉長打招呼：“鄉長，找我有事嗎？”

“本來講好你們社要那台小柴油機，你為甚麼又鼓動大家要大的呢？”李雲山劈頭就質問他。

“是，是，……是說好了，我跟他們沒有說甚麼，我沒有叫他們要大的，我回去跟他們說說吧！”徐汝發很快就又另換了一種論調，並且裝出了一副很委屈的樣子。

這件事情沒有引起人們更多的注意。這場風波也就這樣暫時平靜下去了。可是，“人口快過風”，這件事情很快就在韓城鄉的幾個農業社裏傳開了，因此很多人對聯合社不滿。聯合社與民主社、團結社（三個社分購的三台柴油機）的關係也就從此發生了裂痕。

誰 是 主 任

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任虽然是劉貴清，但當家主事的却常常是徐汝發和他的弟弟徐汝岐。在聯合社剛一成立的時候，他們兩人靠着“能說會道”和“會開柴油機”騙取了社幹部和社員們的信任。因此他們兩人就常常趁着代表社裏同外邊辦交涉的機會，進行挑撥和破壞；同時，他們還利用各種機會破壞社幹部的威信，抬高自己的身價。他們常對社員說：“現在是能幹的當不了社主任，不能幹的倒都當了社幹部！”一九五五年春天，聯合社向政府貸了一筆款，但還不能全部解決當時的肥料問題，社務委員會號召大家努力積肥。徐汝發和徐汝岐就到處對社員們說：“這兩個毛孩子（指年輕的正、副主任），還能辦嘛事。連肥料都辦不上來！”

插秧的季節到了，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了支援單幹的農民，主任決定撥一部分社員去給他們插秧。單幹的農民們聽說後都很高興，連夜做好了飯等候着。可是，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還不見聯合社的社員們到他們地裏去。原來徐汝發和徐汝岐藉口單幹農民給的錢少，阻撓社員們去。社員們上了他們的

圈套，也就沒有去。

有的單幹農民當時就問：聯合社的主任倒底是誰呀？

原 因 在 哪 裏？

聯合農業生產合作社從成立以後，生產事故一個接着一個地發生。

插秧的時候，社員胡連仲不知為了甚麼緣故，兩天沒有下地幹活。社裏有輛水車就在這時候不能拉水了，因為水車頭木齒不知被誰鋸短了。插完秧以後，正是地裏迫切用水的時候，可是這時社裏的柴油機又壞了，修理用了七、八天的時間，因此有六十畝稻田要減產一千二百多斤稻穀。

五登房村的農民和附近的農林水利局種子繁殖實驗場的關係本來很好，可是一九五五年春天卻發生了兩件不愉快的事情：一件是聯合社包晒實驗場的鮮糞，社裏沒給晒完就不管了，以致影響了實驗場的晒糞施肥計劃。另一件是聯合社為實驗場承蓋的五間馬棚、車棚，沒有執行“地基砸實，牆面壘直”的規定，結果牆有裂縫，門口歪斜。

這些問題的發生原來都是徐汝發和徐汝岐幹的。水車頭木齒是徐汝岐鋸短的；柴油機壞了也是徐汝發搗的鬼；胡連仲是由於听了他們的挑撥才不幹活的。他們常對胡連仲說：“老胡，憑你这把手每天也跟他們一樣掙十分，不行啊，找主任去！”胡連仲也沒仔細琢磨，因此竟上了他們的圈套。

聯合社承包農林水利局種子繁殖實驗場的活，都是由徐汝發和徐汝岐經手、負責的，包晒鮮糞的活雖然社員們願意幹完，但徐汝岐却強調鮮糞太臭，促管實驗場答應給準備口罩和考慮適當增加一部分工資，徐汝岐還是拒絕了。他站在場與社之間，

对場方說社員不願幹，对社員又說場方如何如何不好。馬棚、車棚的活也是这样，最後当实验場提出意見的時候，徐汝岐竟說：“我們不能返工，爱怎麼办就怎麼办吧！”

剥下羊皮

徐汝發和徐汝岐施展的破坏手法虽然十分巧妙，但这两个豺狼终于被人们識破，并在最後剥下了他們所披的羊皮。

这两个“能說会道”的社員，原來是两个罪惡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徐汝發在解放前充当伪保長，参加过匪三青团，曾依仗敌伪势力勒索農民，奸污妇女，并曾積極組織伪团隊，購買槍枝彈藥与人民为敌。徐汝岐解放前充当伪軍“十四团”的爪牙達三年之久，曾打罵勒索農民，奸污妇女，在一九四六年还夥同其他匪徒毒打、迫害过我地下工作人員。

南郊區人民法院根据廣大農民的要求，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依法判处徐汝發有期徒刑十二年，徐汝岐有期徒刑八年。参加宣判大会的联合社的社員們紛紛反映：挖掉了这两塊瘡，我們社一定可以办好了。

（沈廣林、朱其華）

这不是偶然的事

一个不幸的遭遇

一九五五年六月裏，正当头遍地剛趟完，才開始趟二遍地的時候，在短短的十八天裏，遼寧省遼陽縣大興村黎光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在忙着趟地的四头耕畜死掉了。

一头，两头……，當時大家認為這兩头牲口比較瘦弱，都沒引起注意。可是七月七日死的這第三头驢誰也想不通。這是因為這头驢的情況和以前死去的牲畜不同：第一，它的膘好，長得又胖又肥，特別是在前兩头驢死後的十七天當中，光豆餅就餵了兩塊；第二，在幹活上也比以前減輕了，從前社員們推碾子拉磨都用社裏的驢，在前兩头驢死後，這個制度也被大家撤銷了。“第三头驢到底是怎麼死的？”這就成為多數社員的疑問了。於是社主任孫國富根據多數社員的主張，把這個情況報告給中共亮甲區委員會。

二十七塊紅礬

區委上午得到報告，下午就來了人。為了幫助社員把問題搞清，區委書記寶祿生同志會同衛生所長王洪興、法庭助審員沈秉春和銀行營業所的薛振平一起來的，準備要對現場進行一番檢查。可是解剖的結果，並沒發現不正常的病狀。就在這時候，社員宋國財從倒出的驢糞裏扒出了手指蓋大的三塊白肉，經過醫生的鑑定，原來是由驢肚子脫落下來的粘膜，從這三塊脫落的粘膜來看，醫生認為有中毒的可能。於是從解剖的現場轉到了飼養牲畜的現場進行檢查。

社的牲口就飼養在社員劉長祿的院裏。三個槽子並排放着，北數第一個是拴已經死去的三头驢的，中間和南邊的兩個槽子是拴牛的，七月六日死的那头犍牛就拴在中間的槽子裏。

正當社員們向大家介紹那四头牲口死亡經過的時候，區委書記寶祿生忽然在中間的牛槽裏檢出一塊小米粒大小類似石頭的紅色的東西。

“這是什麼？”他轉過臉來問大夥。

“啊？紅馨！”衛生所長和幾個湊到跟前的社員說。

“可得看準！”區委書記似乎怕大家看錯了。

“是！咱這地方種地哪年也離不了它！”社員們用肯定的語調回答他。

接着檢查工作進行得更加細緻，結果從這兩個槽子的縫裏和剩草裏，找出了有小米粒大、秫米大和豆粒大小的二十七塊紅馨，集中起來足有一小酒盅多。

這事是什麼人幹的？

驢肚子的粘膜为啥脫落，耕畜是怎麼死的，現在已經找到答案了。但是這個投毒的人是誰呢？

牲口圈的院牆很嚴密。從這道街的住戶看，往西數大部分是社員；東院劉忠久和這個院緊挨着，但他素日很進步，是互助組長又是村的人民代表；本院上西屋住的劉忠全雖然是一個單幹戶，但為人忠誠老實，平日和社以至社員個人都沒鬧過意見。因此，對這兩戶沒有懷疑的根據。除此以外，是不是會因為社員之間和社外農民有私人仇恨而用殺害社內牲畜的辦法進行報復呢？這也不可能：一來一連毒死四頭牲畜有困難；二來既是和社員的私人成見也犯不上破壞社裏的公共財產。

“顯然，這一定是階級敵人有計劃地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向農業生產合作社進攻！”這是縣人民檢察院和縣人民法院聯合調查組在研究了通盤情況以後得出的結論。

可疑的行為

在調查過程當中，調查組曾召集了社內和社外的農民進行座談，從大家發言情況來看，都認為劉長生入社的動機不純，又

感到在第三头驢死後，刘長生的表現也与众不同。在这方面大家举出了很多例子：

第一，前幾头牲口死後，社裏主張添買牲口時，刘長生坚决反对，他“要看看以後还死不死，死就不買，不死再說”，可現在牲口死了，地裏也用不着牲口了，刘長生倒催促社主任買起牲口來了。第二，前幾头牲口死掉時刘長生從來不伸手，这次听說要檢查，他在医生面前說：“咱們是多少年的老交情，这可是千家万户的事”（医生与刘从前認識）；驢墜剛打開，他先把肚子抱走了，又忙倒糞，又到河裏去洗。第三，他幹活虽然總有些愁眉苦臉的，可是再也不用社員到他家去招呼，天不亮就到社裏等着分配。最後，使大夥莫名其妙的还有这样一件事：前幾头牲口死了大夥不怀疑，他也不言不語，第四头牲口大家怀疑越大，他越給作解釋，向社員們說什麼前幾年听他父親講过：新房子那院（就是社喂牲口的地方）在六十年前养四头牲口，头天晚上都啥病沒有，第二天早上就死了兩头。他說“这是六十年一轉”；还說“不怪第三头驢也死了，三个驢死了兩個，它怎能不上火……”

露 了 原 形

黎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牲畜原來沒有專人飼养，是社裏十三个人“大輪班”喂，經過調查对証，原來前三头牲口正是在刘長生班裏得病，別人接班後死的。最後这头牲口虽然不是他的班，可是有人証明这样一件事：

七月六日（第三头驢死的头一天），全体社員都下地去做活，刘長生这天沒上班在家趟地。社員在回家吃午飯時候这驢还很好，就在一气活左右刘長生回社送犁杖，偷偷給拌上了一回草，晚間孫东財再喂就不吃草了，他想告訴社主任找獸医瞧一瞧，但